

# 三更夢書當枕

君 琦



琦君著  
三更夢書當枕

爾雅出版社印行

網址 · <http://www.elitebooks.com.tw>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篆印：張慕漁

有版權·翻印必究 封面攝影：王信

### 三更有夢書當枕（爾雅叢書之2）

作者：琦君

校對：吳美幸·沈美蓉·吳慧芳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臺北市中正區·一〇〇

廈門街一一三巷三十三之一號

電話：二三六五四〇三六 電傳：二三六五七〇四七

郵政劃撥：〇一〇四九二五——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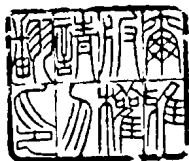
臺北市師大路八十六巷十五號一樓

印刷者：日裕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觀光街五十三號

一九七五（民六四）年七月二十日初版·二〇〇五（民九四）年三月一日新二十印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定價 160 元（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SBN 957-9159-47-5

# 雲影天光

(代序)

想起中學時上作文課，老師在黑板上寫出題目：「讀赤壁賦後感」，全班同學一定齊聲喊：「好難啊，我們一點感想都沒有，老師再出一個嘛。」慈悲爲懷的老師一定再寫第二個題目：「勸友人勤學書」或是「春假遠足記」。依舊是齊聲喊：「好難啊，我們寫什麼呢？」我倒不跟着喊，默默地磨一陣墨，蘸飽筆，就在作文簿上端端正正地抄下題目，又端端正正地寫下在磨墨時就想好的第一段。——當然是搖頭擺尾的文言文。左右前後的同學都瞪着我問：「你連草稿都不起呀？」我搖搖頭，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真是『國文大將』，一定又是一篇響叮噹的

『古文』。」他們羨慕地嘆息着。我暗自得意，心想在家裏讀書時，連「漢劉邦楚項羽論」都作過一大篇的，現在這些題目，只要稍微拼拼湊湊，就成一篇了。看其他同學一個個咬着筆桿苦思的樣子，我已經洋洋灑灑，不到個把鐘頭就交了卷。睥睨一切地走出課堂，好不神氣。其實，我表面上得意，心裏頭卻是空空如也。只覺得寫了一大篇，也沒一句話是打心眼兒裏說出來的，無非是些用不開的「之乎者也」在打轉。用家鄉音讀起來倒是鏗鏘有聲，內容卻不知所云。只因爲是全班惟一的「古文」，老師總視爲鳳毛麟角，讚許特多。

直到高一時一位王老師，看見我的「嗚呼哀哉」「豈不悲哉」就給槓去，一篇我自以爲是傑作的大文，被他刪得只剩幾句。他說題目只不過是引發你的思路，面對題目時，不要只顧去抓那些現成句湊合，要由題目聯想到許多情景，許多人和事。總之，要寫自己真正的感覺，寫浮在眼前最鮮明的意象。王老師又說：「美國人讚美他們的偉人林肯總統，具有一副複雜的頭腦，一顆單純的心。這句話，可借爲學習作文的格言。一個人的心愈單純，對人間世相的感觸就愈銳敏，所留下的印象也愈深刻。就如同朱晦庵先生詩所說的『半畝方塘』中的『天光雲影』一般非常

鮮明，然後以複雜的頭腦去尋找最恰當的字眼和句子去表達。自然，多閱讀是不用說的。」王老師的話，數十年牢記心頭。大學時的夏承燾恩師，在詩詞課上也說過近似的話。他說：「我們與其以腦作詩，寧願以心作詩。」他認為在文學上，「真」較「美」尤為重要，有了不能已於言的真情真意，則尤「善」矣。

自從有志學習寫作以來，無不兢兢以此自勉。二十餘年中，所出的幾本集子，自知在文筆方面，缺少瑰麗的修辭。但可以告慰於二位恩師，而且可以自慰的，是其中每一篇章都是從心中流出，而不是由腦子勉強運用文字技巧編織而成的。我個人平素所喜愛閱讀的，也都偏向於樸素的抒情文章，對於雕繪滿眼的惟美文學，雖心儀而以囿於天分，未敢效顰。我一直相信白居易說的話：「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感人心者，莫善於情。」年事日長之後，愈發希望溫厚的文學作品，能使人間呈現一片祥和氣象。我雖自慚沒有善感的靈心，卻總在虔誠地培養。培養靈心，也就是培養善心。

先父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先父誨諭我說：「佛家云：『佛法在世間，常存世間覺。』你長大後無論處世對人，都要時時存有一分『菩薩心』。佛會保佑你凡事

逢凶化吉的。」長輩對兒女的愛，至今念及，令人感極淚下。夏老師也說：「惟大慈大悲之心，乃能產生廣大靈感，也就是對天地間萬事萬物發生濃厚的興趣。」慈悲心隨着年齡而增加，我相信每一個人都一樣。文筆自綺麗趨於平易，也相信每個人都一樣。慚愧的是我自始就未曾綺麗過，這也是個人才智所限，無可強求。

近年來，於閱讀時，於日常生活的體認中，確實時常會有所謂靈感者，一閃而過。比如在公車上，辦公室裏，熙來攘往的人行道上，瑣碎的家務中，常會有好多領悟、感受，值得寫下來。有時正在邊聽收音機邊洗滌蔬菜時，忽然勾起一段回憶，或領悟到一點什麼「人生哲理」，我就放下洗了一半的蔬菜，甩着一雙濕淋淋的手，拿筆把那點「靈感」記在本子裏。許許多多的片段，有的終得完成一篇，有的卻日久消逝了。但無論如何，我是孜孜然以此為樂的。據生理學家說，聰明人的腦子縐紋多，故能反應靈敏，思維周密。我不是聰明人，最不會作周密思考，但我在想，一個人的心，會不會因感受日多而增加縐紋呢？若能如此的話，我但願有一顆多縐的心。

今天，我虔誠地將我的第五本散文集「三更夢書當枕」呈獻於讀者之前，一

以敬誌對雙親和二位恩師的懷思，一以策勵自己。今後有生之年，更當勤讀勤寫，尤其能進而以美的方式，表達我的見聞思感。更願此心能永久保持「天光雲影」的境界，使「源頭活水」涓涓而流，則我將會以更多的篇章，報答讀者的厚愛。

三更有夢書當枕

琦君

雲影天光（代序）

①

浮生半日閒

一

照片

九

鏡裏朱顏改

一五

衣不如故

一九

壓歲錢

三一

母親新婚時

四一

媽媽的手

四五

外公

五一

故鄉的婚禮

五九

春節憶兒時

六五

失落的愛寵

八三

楠兒住校後

九一

家有醜貓

九七

我家龍子

一〇三

母親！母親！

一一一

九重泉路盡交期

一二一

日邊清夢斷

一二七

歸魂只合傍梅花

一三五

方寸田園

一四三

未有花時已是春

一四七

愛與孤獨

一五三

師與友

一五九

• 錄目 •

我的另一半

一六五

晨

一七三

不薄今人愛古人

一七九

三更夢書當枕

一九五

• 3 •

# 浮生半日閒

忙碌的現代人，無不嘆閒暇不易得，於是也格外懷念當年農村社會的悠閒歲月。莫說是講究沖和氣象的中國人，就是西方中年以上的人們，亦無不深深懷念着過去的好時光 (good old days)。我學習英文時，讀到一篇好文章，題目叫做「puttering」，照字面解釋是漫無目的地摸摸這樣，碰碰那樣，讓時間閒閒地溜走，心也閒閒地一無掛礙。我想在英文中還有「carefree」這個字，可以描寫這種心境，這正是我國詩人「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的境界。在那篇文章裏，作者以幽默中微帶感傷的口吻，描述老一輩的人在puttering 中所得的情趣。男人們一個大

半天蹲在隱蔽的車庫裏，爲找一枚螺絲釘，抖出盛得滿滿零件的鐵罐子，不由得隨手翻弄着一些永無用處，但又捨不得丟棄的小東西。不計算時間過去了多少。女人們則爲找一粒鈕釦，把滿滿的針線盒子傾倒在桌面上，花上幾個鐘頭去翻弄其中的「寶藏」，因而逗起無窮的甜蜜回憶。至於是否能找到要找的螺絲釘或鈕釦，實在無關緊要，快樂的就是那一番摸摸、玩玩。作者強調地說，漫無目的地摸摸玩玩所產生的是一種「怡然自得感」，也是靈性上的一分「陶醉」。使你忘卻一日生活的煩惱與緊張。他更以神往之筆，描繪雨打風吹的秋日午後，老屋的角樓是一所房子中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坐在一口舊箱子上，什麼都不用力去看，是藝術的最高意境。我覺得這位作者，對閒適情操的體認，頗近乎我國詩人陶淵明。陶靖節的東籬採菊，正是一種「漫無目的」的閒散動作，南山「悠然」地出現在他面前，他又何曾用力去看。他這種心境，和李白對敬亭山「相看兩不厭」的心境全然不同。李白是「羣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的孤絕感，陶靖節則是「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的悠然自得感。所以他才能「晨興理荒蕪，帶月荷鋤歸」，順應自然，享盡田園之樂。

我不能不慨然乎今日匆忙生活之不能自主。誰還有閒情逸致爲一枚螺絲釘或一粒鈕釦，打開古老的盒子尋尋覓覓呢？悠閒的時代永遠過去了。再多少年後，超音速的陸地行車，也許還嫌太慢。人活着似乎只爲搶時間，可是把時間搶下來又何曾好好地過呢？我好懷念小時候在家鄉的閒蕩日子。漫步在田埂上，自然而然會讓路給吃草的黃牛。走在高低不平的卵石大街上，一路都有人笑謎謎地喊我的乳名。那時，做夢也不會想到，世界上將會出現驚心動魄的斑馬線、紅綠燈，爭先恐後、狂呼怒吼的摩托車，夾住鼻尖或腳後跟的汽車門、冷若冰霜的車掌小姐。那時的人情是多麼溫暖，天地是多麼遼闊，時間是多麼富裕啊。父親策杖散步在亭亭的麥浪中，遇到荷鋤的農夫，就可與他們聊上半天。他用竹籤剔蘭花葉上的黑斑，常常忘了吃午飯的時間。坐在書堆裏，翻翻這本，摸摸那本，嘴裏哼着比崑腔還特別的調子，就可耗上一整天。記得那時全個村莊，只有我家老屋大堂正中掛有一口自鳴鐘，而鐘擺常常是停止擺動的，即使有時發出的嗒嗒之音，指針所指的時間，和長工們的作息毫無關係。他們只看日頭的高低，聽公雞的啼聲，就知道是什麼時辰。該下田了，該送接力（故鄉的土話點心之意）了，該收工了。那時候，沒有氣溫

表、濕度計，更沒有電臺電視的氣象預報。可是母親一清早起來，擡頭看天色，嘴裏便唸唸有詞：「早上雲黃，沒水煎糖。晚上雲黃，大水沒池塘。」她十之八九都說對了。長工們看太陽月亮的光暈，看雲腳的長短，就知道要颳風了，要下雨了。他們都是大自然教導出來的科學家、預言家。他們也是最懂得生活的詩人。在忙月裏，他們胼手胝足，卻是口哼小調，面帶笑容。閒月裏，他們嚼着自己種的花生和胡豆，下象棋、釣魚，也是口哼着小調，面帶笑容。他們從來沒有和時間賽過跑，可是從日出到日落，他們都在工作中，他們也都在游息中。

至於像前文所述那樣 puttering 的情趣，我的母親，就十足地在時時享受着。我外公有一隻八寶箱，是他自己用洋油箱裝釘而成的。六十多歲的老人，一雙毫不顫抖而且靈巧的手，敲敲打打，做成合適的蓋子，釘上鎖鼻子，漆上防鏽的「金漆」，就成了他儲藏各種心愛什物的小箱子。一家人裏，只有我有權利開箱倒篋。那些醫書、相書、破毛筆、半截墨、泥土裏挖出來的竹根、破碗片，是我毫無興趣的，我最喜歡的是那隻福建漆的茶葉盒子，那裏面有舅舅小時候掛的銀鎖鍊，帽沿上拆下來的彭祖公公。舅舅玩過的長了鏽的銅錢，他寫的人手足刀尺大字，他

讀過的三字經和有圖畫的二十四孝。舅舅在三十歲因瘧疾不治去世了，因此外公決心下苦工看醫書，看了二十多年醫書，邊學醫、邊看病，真的就成了地方上的好醫生。外公講起舅舅來就彷彿舅舅端矮凳坐在他身邊似的。外公總是邊講邊笑，不像母親講起舅舅來就淚眼婆娑。外公的八寶箱裏，我每回掏時都發現添了些新東西——他自己用竹節做的煙嘴、文旦皮晒乾做成的碗、乾佛手、我玩厭了的地陀螺、三炮臺香煙罐裏各色各樣的香煙招牌紙、郵票。此外就是父親送他的白玉煙嘴，綠玉班指，杭州舒連記的檀香骨摺扇。這些都是我百玩不厭的。我問外公爲什麼把新的舊的，有用的，沒用的都收在一起，他說「留着給後代兒孫呀。你將來長大了，打開來看看，便樣樣都是新的、有用的了」。外公真是個有趣的老人。他的每句話都像含有很深的哲學似的。至於母親的八寶箱，乃是一隻竹編的針線盒，那更耐人翻弄了。盒子分上中下三格，上格是五彩絲線、紙花、鏤了一半的鞋面、剪刀、頂針等等；中格是花名寶卷、她手抄的心經大悲咒；最下一格藏着一個像紅柿子似的硃砂圓盒。裏面是我小時候掛的長命百歲金鎖片，母親的舊珠花、銀耳環、銀手鐲等等。每回母親做針線，我就取出這些首飾來戴上了，用着大手帕演花旦，母親一

面笑瞇瞇地望着我，有時卻眼睛定定地像在想什麼心事。我當時覺得最有趣的是外公的八寶箱裏存着舅舅小時候的銀鎖鍊，母親的八寶箱裏，存着我小時候的金鎖片。後來想想，人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往下綿延，也就是這樣一代一代，把對兒孫的愛埋藏在一個摸得到，看得見的地方。讓長大了的兒孫們，有朝一日，打開來摸摸看看，重新領略一下長輩的愛，再一代一代往下傳。可惜時至今日，爲生事奔波的人們，再也無暇去打開塵封的舊物，而且也無心把雖無用卻不捨得丟棄的東西，歸在一隻箱子或一隻盒子裏了。這，對他們自己和兒女們來說，都少了一分puttering的樂趣，怎不令人惋惜。

可是人來到世間，難道就爲了趕時間，趕完了時間就與世長辭嗎？想想該有多傻！我們爲什麼不能學學閒蕩，拉開亂七八糟的抽屜，東摸摸、西摸摸，看看家人朋友的照片，理理孩子幼年時的玩具，以消磨整半天呢？如果你感到煩亂依舊，何不任意搭上一班公車，從起點坐到終點，再換另一號車，從終點坐到起點（選一個下雨天更好）。把空間填進時間裏，趕走一日的勞憂。如果你仍感到「行漫彌彌，中心如醉」的話，你就無妨在燈火闌珊中，走向一條寂寞的長橋。看上弦月，數星